

赵孟坚与族内同辈的忠节同趋及影响

■ 邓中青

北宋靖康末年，宋室南渡。宋宗室赵氏后裔在南宋初年移居广陈镇。据《浚仪赵氏玉牒世谱》记载，赵氏定居平湖者共有两支，一支为宋太祖赵匡胤之后(以下简称“太祖支”)，另一支为宋太宗赵匡义之后(以下简称“太宗支”)。宋高宗赵构将“海盐之广陈镇”赐予成忠君，太祖支便在南宋初年已定居广陈。“太宗支”则晚了许多，当在元时始移居广陈。明清时期，赵氏已散居城乡，如属太祖支的明刑部郎中赵维寰、属太宗支的赵汉均已移居平湖县城。两支赵氏作为大族，均在平湖历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。

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纪名定为“懿惟守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学顺”十六字。“太祖支”盛于南宋，据上所载，登第者42人，有多人中进士，有无可考者分别为赵孟坚，其叔与栩、与橡，其从弟孟敏。成忠君四世孙为朝奉郎与采，与采长子孟坚，初娶武原程夫人，生子如皋令由恭；再娶朱夫人淑真，生子迪功郎由敬。由敬之后移居崇德。由恭子文美、文佳。文美子彦圣，文佳子彦明、彦诚，世居周家圩。至孝廉赵维寰始移居平湖县城的城南，而宗族之人仍尚旧业。

宋太宗次子许王元偁纪名定为“元允宗仲上不善汝崇必良友季同瑞廷”十六字。太宗六世孙赵善有于建炎五年(1131)登进士第，官太子赞善，修《赵氏口源积庆谱》。赵善孚的五世孙赵友闻(1271～1340)，字心古，始居江山，娶清漾毛氏之女，后移居海盐广陈。元大德间有司征聘不赴，国初给户帖，以善良称(载《海盐文献志》)，旌称“友一”。“太宗支”则兴于明代。赵友闻六世孙赵璧，为明代诗人；赵友闻七世孙赵汉，与其子赵伊、孙赵邦秩三世同中进士，其孙赵邦黍、赵邦秩子赵琮、赵邦黍孙赵禺均中举，六人著述颇丰，出现了“一门三世同进士，四世六人均中举”的盛况。原平湖孔庙县学前有一“世科坊”，就是由赵汉及其子孙所立。

本文论及的赵氏族内同辈，为定居广陈的赵孟坚、赵孟淳，始居黄岩、移居钟埭、避居松江的赵孟偶，家居湖州的赵孟頫，四人同为宋宗室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；始居江山、移居广陈、定居新仓的赵友一，为宋宗室宋太宗赵匡义十一世孙。此五人堂兄弟。

这五位赵氏族内同辈，生活在宋末元初的朝代变更时期。而作为宋宗室十一世孙，面对着大宋自家王朝日趋覆灭，内心自然不能平静，继而在“忠”与“节”的问题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性情与行为，折射出其身处非常时期的处世态度与存在价值。

一

赵氏封居广陈，是在南宋初年从成忠君开始的，至赵孟坚已是第五世。赵孟坚生于宋庆元五年(1199)，其卒年说法有三，一是宋景定五年(1264)，二是宋咸淳三年(1267)，三是元元贞元年(1295)。他是赵与采的长子，也是本文所述赵氏族内同辈中的年长者。

赵孟坚，字子固，号彝斋，谥文简。初以父荫入仕，宝庆二年(1226)中进士，授集贤殿修撰，曾先后任湖州掾、转运司幕、诸暨知县、提辖左帑，官至朝散大夫，严州守。景定年初，迁翰林学士承旨，但不久罢归，遂回乡隐居广陈。

宋亡入元后，赵孟坚表现出异常鲜明的忠贞气节。他坚决排斥元政，便不乐仕进，拒见权贵。平湖县令梅黻因敬慕其名而前往造访，孟坚闻报竟飞舟逸去，县令驻岸踞脚远望而叹息道：“名可闻，身不可见。”(《马承昭《当湖外志》)赵孟坚的坚清自守，足见其内心不肯低就的自傲定力，正如广陈赵氏宅第里至今犹存的雪花井，清澈甘冽，亘古不变。

赵孟坚工诗文，善书画，喜藏名迹，时人比之米芾。所著《彝斋文编》四卷中的诗文，多有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隐痛情绪。临终赋诗有“百年处世几三秋，事业都归水上沤”之句，也正是他生不逢时、怀志不遇的最后哀叹。他首创的墨兰(用墨写兰)，笔调劲利而舒卷，清爽而秀雅。画上春兰两株，丛生草地，鲜花盛开，如蝶起舞，给人以驻新的快感。画兰则以画“露根兰”(即画兰不画土)出名，寄寓他的无土亡国之痛。他在墨兰长卷中更是题上“纯是君子，绝无小人”之语，以表达其民族的自尊心。所以赵孟坚对族

人臣服元政，非常厌恶而鄙视。《宋人轶事汇编》记载：“公(赵孟坚)从弟子昂(赵孟頫)自荇来访公，闭门不纳。夫人劝公，始令从后入门。坐定，第问：‘弁山笠泽近来佳否？’子昂曰：‘佳。’公曰：‘弟奈山泽佳何！’子昂退，使人濯坐具。”故将那条“濯坐具”的小河唤作“净甕河”。这个民间传说式的故事，未必真实，但能表明其心志。《芦川竹枝词》中《子固见弟诗》云：“南渡王孙此隐居，踵门贵客枉停车。当年介弟犹坚拒，座上那堪受浊污。”称赞他的高洁气节。

赵孟坚的胞弟赵孟淳，字子真，号竹所，又号虚问野叟，《平湖县志》里有记载，但不多。

赵孟淳显然深受赵孟坚的画风影响，也“善画墨竹”。杨无咎、汤正仲的画法对赵孟坚的影响很大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赵孟坚《岁寒三友图》体现的正是“从头总是汤杨法”(赵孟坚诗《康不领此诗又有许梅谷者仍求再赋长律》)。这一点年轻时常跟随着赵孟坚的赵孟淳深知其味：“余幼年随彝斋兄游，见其得逃禅(杨元咎)小轴及闲庵(汤正仲)横卷，卷舒坐卧，未尝去手，是以尽得杨汤之妙。”

赵孟淳也“能诗”，而且其取材、表现手法与主旨表达跟赵孟坚非常接近。虽然留传下来的诗作并不多，但跟赵孟坚的墨兰、水仙以及自己的墨竹一样的清新、简爽。在此，试看两首七绝。其一，《题梅》：

雪意垂垂浸碧虚，香生一缕上琴书。何须百万西湖水，遇有梅花便可居。

其二，《题桃》：

滴粉揉酥晕几重，风前红雨一枝浓。世间是色皆为妄，除却天桃种杳松。

赵孟淳的写梅写桃，意蕴不在景物的本身，而在于传递其背后的深刻内涵——梅松精神，是“但坚自力心，岁寒见节概”(赵孟坚诗《拜范文正公祠》)的具体化。这正是忠贞气节的物化体现，同赵孟坚所吟唱的《梦回》“点点桃花短短墙，雨声彻夜响回廊。觉来蝴蝶家山梦，一半分明一半忘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赵友闻(1271～1340)，太宗六世孙赵善孚的五世孙。据《赵氏谱序》(赵一斋撰)记述，元朝至元年间，赵友闻“以国亡，耻再仕，遂以儒医隐其身，以医隐见称于当时”，始居江山县城北丰足乡竹和(现为双塔街道灵泉村岩下)。

南宋末年，赵友闻又从竹和入赘清漾毛氏，卜居石门泉塘。此时正当元初对宋宗室严密追查的时候，初时他不敢提起自己的家族史，自己子然孤寂，但毛氏族人以为为嫌，是因赵友闻丈人毛文远的恭人对内有交代要善待赵氏，所以赵氏子孙以往每逢大年初一，总要派代表到清漾祭拜，这种制度从元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江山县解放时。

宋亡后，赵友闻行名“友三”，改字“心古”。“友三”即友一乡之善士、友一国之善士、友天下之善士，典出孟子《万章》。之所以改字“心古”，是因为他始终惦念宋室，排斥元政。在这一立场上，跟赵孟坚不约而同。

赵友三移居广陈，就是因为他仰慕赵孟坚的为人与品行，还有免不了要“抱团”的意思，更重要的是跟赵孟坚志节相同，当然还离不开赵孟淳的牵引与帮助。那么，是哪一年移居广陈的？因缺乏史料记载，至今难以考证。据《海盐文献志》记载：“元大德间有司征聘，不赴，国初给户帖，以善良称。”

后来赵友三又移居新仓，则有史料记载。《平湖县志》(朱志)载：“元至大间，隐居新仓镇。学古养高，多识好义，有声于时。郡邑以提举荐，固辞不就。明洪武四年，特旌善良，给户帖，曰友一。”也就是说，至大年间(1308～1311)索性从广陈东移、隐居到民风淳朴、生活恬静的新仓。他学古养高，多识好义。郡邑举荐提拔，他坚辞不就。洪武四年(1371)，朝廷为表彰他生前乐施善举，旌称“友一”。

赵友一墓葬于新仓道院桥南、胡家桥西北面，在当地被称作“处士坟”。坟前有一墓碑，长197公分，宽59公分，厚26公分，中题“元处士赵友一墓”七个大字，落款为“七世孙中大夫汉立石”，也就是说，是赵友一的七世孙赵汉所题。该碑现存平湖博物馆。《芦川竹枝词》赞曰：“盐运河边映夕曛，寻碑一路草含薰。年年塘畔春如锦，光照桥南处士坟。”(盐运河即盐船河)1958年为扩大土地

四年(1381)，改名乍浦镇巡检司，移驻乍浦。洪武十九年(1386)乍城设千户所，巡检张观音奴建城于独山居焉。”

光绪年间《平湖县志》卷三记载：“明正统五年(1440)四月，巡按李奎以其地为倭船最冲，奏建大寨，筑城，周八百丈，高一丈五尺，城楼二，角楼四。移海宁卫指挥一员镇之，设演武场。”显然，此“大寨”比东西两司城的占地范围要大6倍多，史称“梁庄城”，在独山西南约1千米的今嘉兴发电厂处，明嘉靖三十二年(1553)被倭寇攻陷，遂弃城不守。

此后，到了嘉靖四十年(1561)，知县顾廷对谓梁庄为金山、乍浦接援之地，申议移请乍浦巡检司居之，仍设官兵，以时防御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独山一度为中国人民解放

面积，将该坟平整。据当时参与者高培明、张阿根回忆说：“坟是土坟，没有砖石，里面也只有几个骨殖髹，其他一无所有。”可见乐施善举的赵友一，其实是何等的清贫！赵友一生前与赵孟坚一样，深恶异政，固守清隐，安贫乐道。

二

赵孟偶(1245～约1317)，字子周，号月麓，宋宗室后裔。始居黄岩，所以《浙江通志》把他列于“台州府”里，这是确凿的。“年十七，及青举。”(《湧幢小品》明朱国祯撰)赵孟偶十七岁那年凭王孙身份及第。“尝游庐陵欧阳守道、刘辰翁之门。”(《万姓统谱》卷八十三，明凌迪知撰)意思是说年轻时的赵孟偶曾经游学于庐陵欧阳守道和刘辰翁的门下。欧阳守道和刘辰翁，宋亡而不复出。由此可见，宋亡后赵孟偶便隐居乡间，跟其老师的气节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，当然作为宋宗室后裔，排斥元政自然理所当然。

赵孟偶投笔从戎，跟随民族英雄文天祥共事抗元，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，也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德祐元年(1275)，元军沿长江东下。抗元名臣文天祥罄家财为军资，招勤王兵至5万人。因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，庐陵有人向他举荐了赵孟偶。“文天祥见之曰：‘潮旌器也。’后天祥开闢江东、浙西，俱辟以行，及召赴阙。”(《浙江通志》卷一百六十五)潮、旌都是宗庙礼器，用以比喻治国安邦之才。据《万姓统谱》记述，文天祥“以从事辟之”，即委任赵孟偶为参谋。文天祥入卫临安，不久担任浙西、江东制置使兼平江府知府，赵孟偶都紧以相随。文天祥遣将援常州，因谁将张见危不救而败，只好退守余杭。不久，文天祥临危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，奉命赴元军议和，因面斥元丞相伯颜被拘押。《浙江通志》记载，天祥北去后，“孟偶留吴中。宋亡，元兵执孟偶，欲官之，固辞以疾”。也就是说，赵孟偶留在吴中被元兵羁捕，想让他做官为元统治服务，但他称病坚决推辞了。

赵孟偶“留吴中”正是在文天祥江东兵败、出使元营这段时间。他四处避居，为的就是拒绝为元政做事。那么，赵孟偶是怎么会来到钟埭避居呢？这跟他的堂兄赵孟坚、赵孟淳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赵孟淳早就仰慕族兄赵孟坚的人品与才情。实际上，赵孟頫的书画水平远在赵孟坚、赵孟淳之上，但赵孟偶不稀罕他，乐意来广陈与孟坚、孟淳弟兄俩切磋技艺。同样，赵孟偶对大宋倾心耿耿于怀，对赵孟颀节俭于元也深恶痛绝，但也很无奈。正好赵孟淳有一次来走亲，便成全了赵孟偶移隐到当湖的愿望。

赵孟坚独喜清静，心守节操，拒绝权贵。为避免官扰，他置一小船，满载琴书钧具、书画文物及纸笔墨砚，自随舟中，看夕阳，赋晓月，评赏书画古玩，吟诗作画，至忘寝食。当时人称其舟为“赵子固书画船”。赵子固书画船经常东游西适，泊月湾渡，停鹤舒滩，所以他对今广陈、新埭、钟埭一带的水乡泽国非常熟悉。赵孟偶当然不便居在广陈，就由赵孟坚推荐到钟溪的“伍庄”择地定居。

伍庄，因伍氏子姓居之而得名，伍氏子孙在此小筑园林，因而风景秀丽。赵孟偶移家居此，大筑亭台楼阁、园林景观，造就美景如画。孟偶每天吟诗作画，寄情花鸟。传说他常将作画后的彩色水倒入浜中，故称“画水浜”。“伍庄”这一地名后来也就改为“画水”，后讹传为“华舍”或“华舍浜”。现属沈家弄村的耀彩水桥，村落呈弧形，村以桥而得名，桥以河而得名，此河就因七彩画水而得名。

赵孟偶居在画水，可谓暂得安宁，日子过得还算惬意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后被降元者告发，结果朝廷出诏要他归籍，而且毁了他的画水别墅，更可惜的是连他的书画作品也不见流传。

“遂去吴，依亲友以居，绝口不谈宋事。”(《浙江通志》卷一百六十五)“依亲友以居”，依了哪个亲友？又居在哪里？据笔者考证，这位亲友就是赵孟偶族弟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。管道升，字仲姬，生于松江华亭贞溪(现青浦区小蒸村)。史称管道升有才略，聪明过人，为词章，作墨竹，笔意清绝。历代女中诗书画皆佳并有书法真迹保留到

独山巡检司

■ 钟 峨

放军守备部队驻地。为发展海洋经济，2005年4月，平湖市启动在独山一带开发港区，建设海港码头，大力发展海洋经济。2009年12月，全塘、黄姑两镇合并，取独山之名，建立独山港镇。

现在独山西南城脚还有巡检司城遗址，不过门口有军事管理区的标志，禁止进入。但是沿着北边往西走过去可以看到部分遗址，走过去能看到“明巡检司城遗址”的平湖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，部分城墙，青石垒筑，高出地面约2～3米，宽约2米。

中国古代是军政不分、军警不分、司法刑狱不分，没有独立的治安机构。明代为了加强对基层民众的监察与管控，继承元朝的巡检司，在各府、州、县关隘要塞处大量设立



《墨兰图》 赵孟坚（故宫博物院收藏）



月麓昌公、中峰本禅师、赵文敏公画像石刻拓片。右为赵孟偶，中为中峰本禅师，左为赵孟頫。该石刻约于明晚期重修本一禅院时所刻。赵孟偶像上方有陈继儒写的“文山之客，千古忠贞”。中峰本禅师像上方有他的“你不是我，我不是你”之句，右边竖排三行小字为董其昌所书的赞词。1980年出土于松江原老北门西南元本一禅院旧址，现存松江博物馆。

现在的，惟有管道升，可谓女中第一人。

因为管道升是松江人的缘故，赵孟偶就从钟溪前往松江避居。“越十年为道士，名道渊，居松江北道堂。”(《涌幢小品》)为了避元而保节，过了十年，赵孟偶在松江北道堂做了道士。

“又五年为僧，名顺昌，因号三教遗逸，改道堂为本一庵。”(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十九)就是说，又过了五年，赵孟偶出家做了一名和尚，法号“顺昌”“汝昌”，并把道堂改为本一庵(即本一禅院)。《松江县志》人物卷“赵孟頫”条称：“其族兄赵孟偶出家于松江府城内本一禅院，故孟頫常来松江，在本一禅院讲学授艺。”赵孟頫来松江常寓居在小北庵，也信佛，和赵孟偶共同的师父就是一代宗师，时称“江南古佛”的中峰本，他不求盛名，喜欢船居，一些记载证明他曾在此云游，“棹泊湖上”。他的画像则被松江本一禅院所供奉，并制成石刻。

元至元十九年(1283)，大义凛然、宁死不屈的文天祥在大都就义，终年47岁。(赵孟偶)“及天祥卒，为文祭之，恸绝，复苏，临终口占曰：‘王室之懿，文山之客；一朝从容，千古忠贞。’端坐拱手而逝。”(《浙江通志》)自称是文山(文天祥之号)幕客的赵孟偶，等得听到文天祥就义了竟悲恸得死去活来，最后坐化而逝，可谓忠贞！所以《浙江通志》将他编入“人物”中的“忠臣”之列。死后墓葬在本一禅院后。

《樵李诗系》卷三，崇祯《嘉兴县志》卷十四都把赵孟偶与陶菊隐、殷澄称为“秀州三义”。陶造图，号菊隐，王江泾人，曾亲去临安军中拜见文天祥，奉勤王诏，散家财团聚乡兵备战御敌。殷澄，字公源，凤桥人，南宋未曾避难被元兵所围，他率众抵抗。元将怒欲屠城，他到元兵营大声道：“民犹水也，顺则流，逆则激，如今不加安抚，反要杀害？”元将怒，拔剑相叱。他正色道：“杀我一人而活千万人，我虽死犹生。”元将感悟，遂止屠城之意。丞相伯颜知后，钦佩不已，授华亭军民都总管，殷澄不受。

好多著述与书籍都把赵孟坚与陶菊隐、殷澄称作“秀州三义”，实为谬误。赵孟偶参军抗元，疏远孟頫，闻文天祥殉国而气绝身亡，称得上忠义尽，而赵孟坚孤清自守，无类似义举。再者，钟埭世属嘉兴县，明清时曾与王店、新丰、新塍齐名，为嘉兴县四大镇之一，1958年才划归平湖县。故把同时期钟溪的赵孟偶、王江泾的陶菊隐、凤桥的殷澄称作“秀州三义”，在地域上更为合理。至于百度里相关文字之误，则以此讹传讹所致。

三

赵孟頫(1254～1322)，字子昂，号松雪

道人等，谥号“文敏”，湖州人。其博学多才，能诗善文，通经济之学，工书法，精绘艺，擅金石，通律吕，解鉴赏。在绘画上，他开创元代新画风，被称为“元人冠冕”。其绘画取材广泛，技法全面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无不擅长。其书取法钟繇、“二王”、李邕、赵构等，于篆、隶、真、行、草诸体皆擅，尤以楷书、行书著称；其书风道媚、秀逸，结体严整、笔法圆熟，创“赵体”书，与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并称“楷书四大家”。此外，赵孟頫倡导师法古人，强调“书画同源”。其绘画、书法和画学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。

赵孟頫的画风笔墨简洁，别有清绝之趣。其《兰蕙图》则明显地师承了赵孟坚的画法，以自由抒卷的笔调来表达一种奔放而飘逸的情感，透露着内心隐逸的情绪，也是晚年虔入禅院的铺垫。

曾经抗元的赵孟偶，最终归隐云间，在松江先做道士，再做和尚。

曾经仕元的赵孟頫，“荣际五朝”，官居高位，有说是“元初仅有的两位汉人高官之一”，也许因为赵孟頫的岳家及诸多亲朋好友的缘故，所以经常来到松江。但他要进入本一禅院，是带着内心深处最大的烦恼与痛苦，悄然来到这里，来见他一生中恐怕最需要勇气去面对的一个人——堂兄赵孟偶，而赵孟偶“不屑仕元”，甚至深恶痛绝。

赵孟偶最初是不胜其扰，原因是赵孟頫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，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，荣禄大夫，荣达一品，登峰造极，不可一世。赵孟偶更是唯恐避之不及。但面对赵孟颀一次次的诉痛，赵孟偶最终宽容了他，更何妨一个人一生中两大苦——夫妻与仕元，理该让他最终走向“偷然”。所以，本一禅院就成了赵孟頫的“瓦尔登湖”，成为他直面内心灵魂拷问的“隐秘的角落”，成为他最有独特机缘与自己和解的救赎之地。

比较赵孟偶与赵孟頫不同人生后，陈继儒充满感情地写了一大段：“夫孟偶、孟頫等之宋宗室也，而幸不幸乃如此。呜呼！死生亦大矣。死生徂，进可为文丞相，退可为月公；死生未徂，即官至学士，书画至翰林学士承旨，荣禄大夫，荣达一品，登峰造极，不可一世。赵孟偶更是唯恐避之不及。但面对赵孟颀一次次的诉痛，赵孟偶最终宽容了他，更何妨一个人一生中两大苦——夫妻与仕元，理该让他最终走向“偷然”。所以，本一禅院就成了赵孟頫的“瓦尔登湖”，成为他直面内心灵魂拷问的“隐秘的角落”，成为他最有独特机缘与自己和解的救赎之地。

赵孟偶最初是不胜其扰，原因是赵孟頫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，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，荣禄大夫，荣达一品，登峰造极，不可一世。赵孟偶更是唯恐避之不及。但面对赵孟颀一次次的诉痛，赵孟偶最终宽容了他，更何妨一个人一生中两大苦——夫妻与仕元，理该让他最终走向“偷然”。所以，本一禅院就成了赵孟頫的“瓦尔登湖”，成为他直面内心灵魂拷问的“隐秘的角落”，成为他最有独特机缘与自己和解的救赎之地。

世事沧桑，如此缘合。宋末元初的当湖大地，竟然隐居着两支宋宗室赵氏后裔，其中广陈有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坚、赵孟淳，钟溪有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偶，新仓有宋太宗十一世孙赵友一，皆为人低调，处事清寂，但才华熠熠，神采飞扬，此所谓“近日国香零落尽，王孙芳草遍天涯”。

虽然知县作为正七品官，实际权力很大，但就是无法压制九品的巡检。按照明清两代的官制，官员的品级分为九品十八等，即从一品到九品，每品又有正从之分。在明清两代，知县为一县之最高长官，品级为正七品。当然，偌大一个县，不可能只靠知县一个人来治理，在知县之下，还有县丞、主簿、驿丞等一些八品、九品一众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。

除了这些知县的属官之外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，那就是巡检。别看巡检这个职位品级只有从九品，但是在县里面的地位却很特别，因为巡检不仅带有军队和行政的双重性质，而且大多为本地豪强和乡绅担任，所以即便是知县这样的一县之长，也不敢轻易得罪巡检。